



## 2.

### 烽火中流寓·旅次困頓成長

青春期是叛逆懵懂的歲月，好在徬徨時夏陽總能畫畫解悶。在鍾英中學的顯微鏡下、在師範學校的美術課堂上，他持續不斷地塗塗抹抹自在發揮，逐漸掌握了具體形象。中學畢業後，夏陽投靠過叔叔夏承柏、兄長夏祖熊，但戰爭混亂中百業蕭條，親族們面臨生存窘境，沒有多餘的資源能接濟他，夏陽明白到必須獨立，振作起來面對生活。於是1949年，十八歲的他正式與哥哥分別，投身軍旅，搭渡輪來到臺灣開啟未知生涯，引領他與藝術有了更難以忘懷的邂逅。



【本頁圖】

1950年代，左起：金藩、夏陽、吳昊合影於臺北。

【左頁圖】

夏陽，〈繪圖BC-3〉（局部），1960，複合媒材，74×52cm，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 家破人亡窮絕·困頓寄情繪畫

八年抗戰還未結束，顧不得南京城還陷在血腥恐怖的氛圍中，夏家的人，祖孫三代在經濟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返回家園，傭人們因為無法拿到薪水，在半路連一碗飯也供不上的窘境中被一一遣散了。宅院空空蕩蕩，大花園裡雜草叢生，荒蕪了。夏陽回到家還是開心的，在荒蕪的園中自得其樂。偌大的房宅只能租一部分出去換一些營收，後來又只得賣了一半花園土地給一戶王姓人家。當時大陸境內通貨膨脹，幣值一路貶低，變賣了祖產的房舍，買方卻拖著不付清欠款，等於賣房的錢就一直削價，根本拿不到什麼錢。夏家宅邸就在中國承受創傷最深的年代中完全終結，變成大雜院了。

夏陽十歲的時候祖母病逝了，祖母是夏陽最強的后盾，從一出生就拉拔他成長，疼愛無微不至，夏家這時真成了貧窮破落戶了。二房這個沒父沒母的夏陽還幼小，每一房都艱難，誰有能力收容他呢？三叔祖母說：「到我那兒去睡吧！」意思是願意接管夏陽的照顧責任了，被寵壞

1947年美國戰地攝影師馬克·考夫曼（Mark Kauffman）在中國拍下一名女子數鈔票的照片，可見當時通貨膨脹情況之嚴重。





的小夏陽還是拗，冷淡著賭氣不肯叫聲「三奶奶！」

三叔祖母只能供得上僅有的飯食，其實夏陽逃難過程中也嚐盡了含著砂礫的食物了，回到南京卻又要起少爺脾氣，剩飯若發餿，一點不如意就摔筷子走人。三叔祖母是讀過書的人，不與孩子計較，她耐著心把舊衣服拆開，改縫西式男裝給這個青春期的男孩子穿得體面些，即使艱難窮困，三叔祖母的愛並沒有減少。

夏陽，〈但丁遊地獄〉，  
1964，油彩、畫布，  
94×94cm，  
上海中華藝術宮典藏。



夏陽長大以後憶及這段輕狂，少年忤逆不懂事，深深懊悔，愧疚不已。到了十三歲，1944年寒冷的冬天裡，唯一親愛的三叔祖母也死了，棺材停在家裡無錢下葬，夏陽每天祭拜如儀，簡單買個包子，先祭拜三叔祖母，再隨便打發自己果腹。這時正是抗戰勝利的前夕，戰爭耗盡折磨了一切，祖

父母輩生命油盡燈枯，都走光了不能再守護他了。夏陽剛好小學畢業還無法自立，大伯母無力接手照顧，又推不掉，無奈只能稍微照顧一下。她守著寡，帶著兩個孩子，本身就很不容易了，「窮啊！連多一口飯都難啊！不能怪她！」此時夏陽處於一個自生自滅的狀態，飢餓、失寵、孤單、充滿幻想、桀驁不馴……在大雜院閒來塗鴉，畫形形色色的人。他變成廢青，惡作劇、缺乏約束和指導。眼見這家人不斷變賣東西，值錢的、不值錢的、能換錢吃飯的就賣了。家中藏書樓的珍本、詩集、字畫、古董……一擔子一擔子挑出去論斤論兩賣掉，書香世家澈底被戰亂飢餓打敗，只圖眼前溫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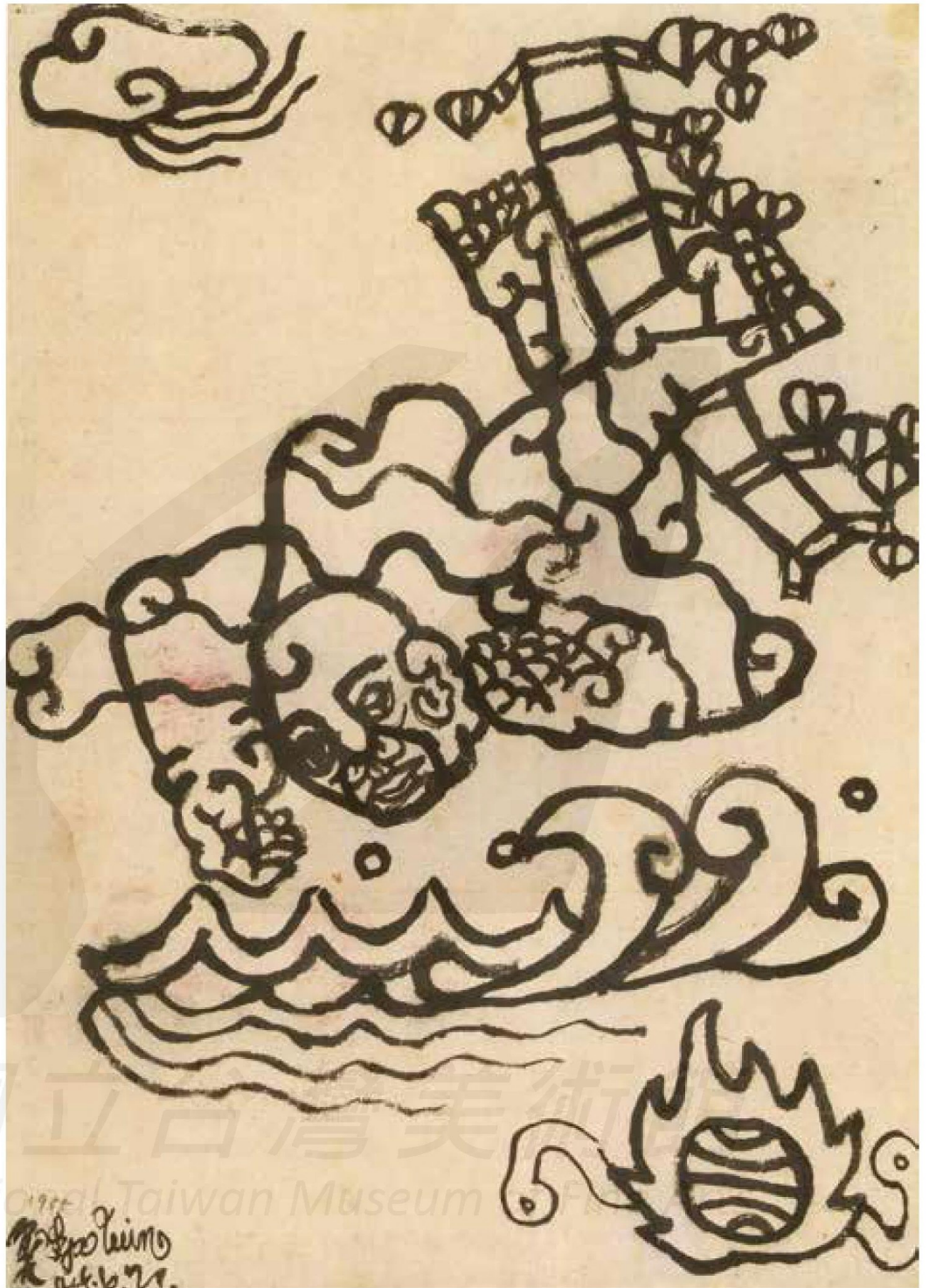
1940年代，南京私立鍾英中學的校門一景。

這時抗戰勝利，姑媽夏承婉回到了南京，三叔祖母的喪事這才辦完。她在教育界有些名氣，一家子孤兒寡母有了當家的安穩力量。姑媽把夏陽送進當時南京最好的私立鍾英中學唸書，這個學校注重強身紀律，師資設備相當好，生物課有顯微鏡讓學生看，夏陽還是愛畫畫，立刻把顯微鏡下看到的畫面速寫畫下，得到老師大大地稱讚。

可是鍾英中學的學費實在太貴了，每況愈下的夏家實在無力負擔，只唸了一學期，學費繳不出來，只好把夏陽轉到公立的南京市立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就讀。師範學校在燕子磯，離顏料坊很遠，瘦弱的夏陽風塵僕僕地搭長途公車每天通學，這所學校裡的雜牌軍學生很多，年齡大、模樣老，滄桑老臉上一嘴鬍渣，簡直是流亡學生的收容所。同學多是從蘇北地區的貧困鄉下逃難過來的，跟南京夏府世家子弟出身的夏陽有天壤之別，亂世將社會階級打破，夏陽澈底體驗到底層社會滿街傷兵流離失所的困境。

【左頁上圖】  
夏陽，〈吃包子〉  
（模仿梵谷〈食薯者〉），  
1991，壓克力、畫布，  
163×203cm。

【左頁下圖】  
梵谷，〈食薯者〉，1885，  
油彩、畫布，81.5×114.5cm，  
阿姆斯特丹梵谷美術館典藏。



夏陽，〈粗筆習作〉，1955，  
水墨、紙，57.5×40cm。

在師範學校唸書，通勤實在太遠，夏陽只好住進宿舍，宿舍破爛不堪，髒亂得驚人，伙食是每天蘿蔔配飯，吃得學生面黃肌瘦。幸好師範學校有位美術老師頗欣賞夏陽的繪畫，認為全班他畫得最好，夏陽非常開心有人認同鼓勵，所以再辛苦的環境也還熬得過去。

夏陽一直愛用線條畫人頭，自從在鍾英中學看到了顯微鏡下的景象畫成畫面之後，又愛上了畫靜物，他一直對具體形象較拿手。當時有一個熊姓同學喜歡畫水彩畫，夏陽好羨慕，可是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不可能買水彩顏料，只好在熊同學旁邊看他畫得過癮，而自己只能畫畫鉛筆畫。

夏陽的正式學歷只有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畢業，相當於初中畢業，而他日後的眼界與成就，完全是早年家族薰陶、社會歷練及自我學習得來，也因此他的藝術沒有被學院綁死，能夠天馬行空無限發揮。

## 生活無依無著·絕境掙扎投軍

從師範學校畢業之後，大伯母、二伯母希望他去武漢漢口投奔叔叔夏承柏，夏陽就這樣離開了從小長大的顏料坊家園。到漢口之後，發現叔叔夏承柏的景況也很艱難，實在無法幫助他，「你怎麼來了？」這是叔叔看見夏陽的第一句話。叔叔建議夏陽繼續升學，此時夏陽卻有了一個奇怪念頭，想寫小說當個小說家。他請大妹妹替他找來一些白紙，埋頭寫了一篇小說〈湖上的波紋〉，又書寫一篇長長萬言書給叔叔，內容是對兒童教育的意見和對叔叔管教子女的建言，以郵寄方式寄給叔叔辦公室。叔叔很淡漠地告訴夏陽「收到了！錯字很多！」算是打消了夏陽突發奇想的念頭。

叔叔對夏陽的態度一直很冷淡，最後要他去湖南長沙找哥哥夏祖熊。臨走時，叔叔要夏陽把隨身攜帶的兩本五叔祖父親手抄寫的珍貴族譜，以及祖母留給夏陽的一個藍色漆器花瓶留下，夏陽捨不得，但只好無奈順從。他孤身搭火車前往長沙，見到了哥哥祖熊。不料祖熊得知這情景後，驚愕不已，真想衝去和叔叔理論，他自己還是個銀行練習生，連養活自己都困難，要如何負擔弟弟生計？

夏陽明白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他不能再投靠任何人，必須獨立活下去，當時即使有工作收入的人，在面臨經濟危機、幣值狂貶的恐懼下，





[左圖]  
1937年，湖南長沙被日軍戰機轟炸後一景。

[右圖]  
孫立人攝於1944年。



也根本無法再負擔多一點壓力。夏陽在祖熊同事的勸告下決定去當兵。當時他十八歲，投軍時南京市立師範學校的畢業證書被沒收了，登記的人坦白告訴他：「這是抓兵啊！你幹嘛還帶畢業證書來？」從此夏陽失去了他唯一的畢業證件，正式成為孫立人將軍所辦的第四期軍官訓練班的第三團第二營第八連的一名小兵。

年輕就是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傷心，他不知道將要踏上一個滾動的大時代巨輪的分隔點；離開了哥哥祖熊，他也不知道兄弟訣別此生將不再相見。夏陽寫信給哥哥：

兄長惠存：

在一個乾旱的區域裡，人們渴望著的大雨是誰？就是你！

我祝賀你能這樣。

弟 祖湘 1949.4.27

這樣的文藝腔，透露著他在漢口幻想當小說家的夢，即使這是短暫的幻想，也許也呼應了父親在北京那段未完成的小說文藝幻夢，但在殘酷的現實中，雙雙都被夭折了。漫漫長途正要開始，揮手斬斷故國前塵，往南方更烈的艷陽海峽彼岸挺進。

## 兄弟訣別渡臺·揮斬前塵求生

夏陽入伍後，滯留在長沙火車站旁的倉庫幾天，便搭上了敞篷長程火車，從長沙一路開到廣州。5月天稍寒，部隊中發件棉衣算是唯一的補給，一路上停車，就在鐵軌邊架鍋造飯；夜晚停車鐵軌邊，棉被裹著煤灰屑就露天睡了。火車靠站的休息時間，老百姓端著水盆來給小兵們洗個臉，懇請換一點小東西，例如梳子啊什麼的，貧困亂世下的逃難場景，深深烙印在夏陽腦中。

大夥人馬搭著火車，慢慢駛到了廣州，全體登上大船，開往高雄旗津港登陸。一路上，海水煮飯，苦鹹帶腥，完全無法下嚥。夏陽三、四天無法進食，體力耗盡，總算在6月底抵達臺灣了。到臺灣踩上陸地的第一天，已是傍晚。當時天色已暗，在夜色中匆匆上了另一部無篷火車，火車駛進異鄉漆黑的夜，終於抵達鳳山營地。全體小兵坐在沙地操場上，等待編排位置，分配軍營。熬完這趟辛苦的旅程，終於可以上床睡覺了。



1950年代，熱鬧繁忙的高雄旗津港一景。